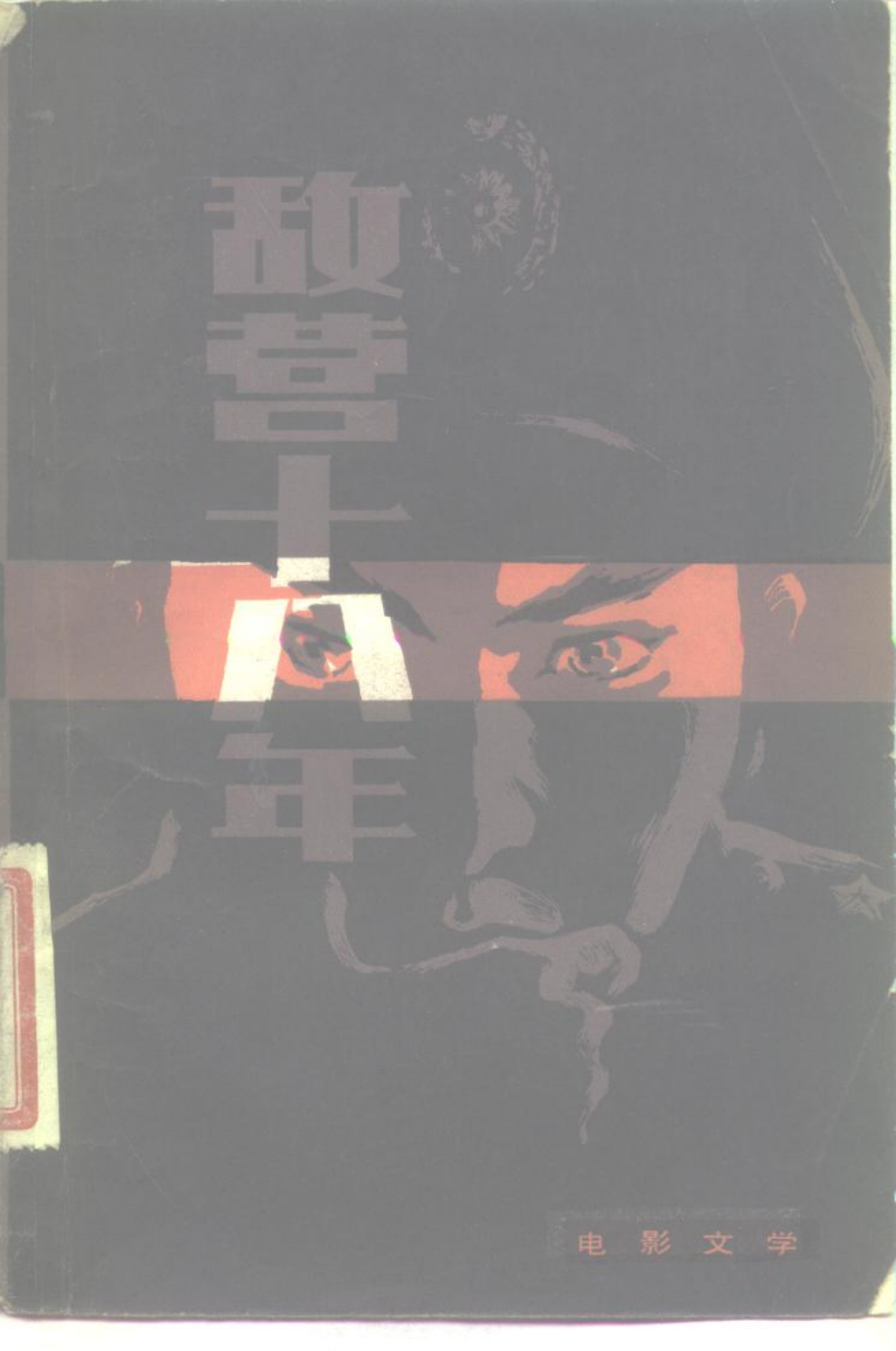


A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portrait of a man in a military uniform, likely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der,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. The man is wearing a cap with a star and a high-collared jacket. The image is rendered in a limited color palette of dark grey, black, and a vibrant red. The title '敌营十年'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portrait in large, bold, white characters.

敌营十年

电影文学

I235.7/74

敌营十八年

(电影文学剧本集)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敌营十八年

(电影文学剧本集)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375印张 211,000字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0,400册

书号 10111·1311 定价0.82元

目 录

001730

- 1 敌营十八年 唐佩林
- 98 网中人 苏炜 晓南 毛铁
- 183 在那遥远的地方 邓炬云 沈云光 林枫
- 268 绿珠 黄钺

敌营十八年

唐佩琳

引 子

长江下游的春江市。

幢幢高楼矗立于春申江畔。一辆道奇牌小轿车，从沿江大道驶进繁华喧闹的南京路。

一份展开的《申报》，刊头上有“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三日”字样。轿车内肩戴国民党少校军衔的唐华正在看报纸，他身旁的上士驾驶兵彭小雪，手握方向盘，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。

“呜——”传来一声警笛声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朝车窗外望去，只见一辆“飞行堡垒”和一辆载满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的卡车，拖着凄厉、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笛声奔驰而过。

小彭与唐华警惕地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唐华下巴微微一翘，小彭会意地将方向盘打向左方。轿车顺着警车前进方向尾追而去。

“飞行堡垒”在一条小街倏地停下，匪兵跳下车冲进一幢

楼房。只见三楼的一个窗台上，盆花摔落下来，接着楼上传来枪声数响。

道奇小轿车从囚车旁一闪而过，扬长而去。

轿车内。彭小雪神色惊诧，焦灼不安。

“电台出事了，怎么办？”

唐华脸色阴沉、焦虑，沉思不语。

小轿车在街口停下。一位三十一、二岁的阔太太，陪同一位身穿呢制服的国民党少将，钻进小轿车后座。由于少将背向我们，看不清他的面孔。

小道奇在马路上行驶。

车内，彭小雪严峻地注视前方。

唐华回过头向后座：“太太，你手绢丢了。”递过来一条绣花手绢。

阔太太打扮的方萍接上手绢，看了看里面夹着的字条，悄悄把它转交给身旁的少将，由于方萍的头发阻挡了我们的视线，还是看不清这位少将的面孔。

小道奇直插入伪春江警备司令部大门。这时出现片名：
《敌营十八年》和演职员表。

与片头字幕同时，叠印下列画面：

——敌警备司令部大门，卫兵持枪守卫；

——军用摩托，美国吉普，各式轿车和一些零散军人，

其中也有一两个烫发的女兵，进进出出，拥挤不堪。汽车喇叭声，人的嘈杂声混成一片……

—

“丰泽楼”高级饭店。华灯初上。趾高气扬的将校军官，大腹便便的阔佬和珠光宝气、花枝招展的女人们进进出出。

舞厅。四壁暗灯，低沉软绵的乐曲声中，人们搂着腰踏着舞步。

隔壁酒厅，灯红酒绿。上将警备司令宣子奇、社会局长何昆、中统局春江办事处主任徐胖子、少将高参、少将军法处长以及其他将校，还有西装革履的政客谋士，烫发的女记者和一些太太们，围坐在几张筵席桌旁。阔太太打扮的方萍也在他们之中。

便衣队长沙老七走进来，向何昆低声耳语。何昆气冲冲地走到徐胖子面前：“徐主任，你们‘中办’刚才在‘一品仙’抓了一个电台？”

“有这么回事。”徐胖子得意地，“这是中共一个重要地下电台。”

何昆：“半个月前，我就派出便衣，秘密监视‘一品仙’，近日正向纵深发展，电台后面的人却突然停止活动，销声匿迹。中共的这种敏感，正是我们一些人胡来造成的。”

徐胖子：“何局长的意思是说我们‘中办’干扰了你们保密局的行动？”

何昆：“行动之前，应该打个招呼，免得大家插手，打草

惊蛇。”

军法处长：“几只手同时去摘一朵花的事是常有的。”

宣子奇颇有怒色：“有共产党就抓，抓共产党是不会错的。”

徐胖子：“拿美金的可以抓，我领关金的不能抓？怪哉！”

“遗憾的是抓了芝麻，丢了西瓜。”何昆转对宣子奇：“司令，近期已查明，我华东七号行动计划以及增援开封的部署，都是从这个电台发到河北平山的。”何昆又转对大家：“他们的情报从何而来？谁在背后指挥这个电台？”

少将高参：“这说明共党重要情报分子已经潜入我军政内部肝脏要害。”

何昆：“而徐大主任今天出动大批人马，却去抓了一个发报员，而且还是个死的。”

哄堂大笑。

华北解放区某村庄，我敌工部办公室。

赵一青正对康瑛布置工作，交谈情况。

“江波同志在电台被破坏后并没有暴露，还挂着少将军衔。”赵一青心情沉重地：“发报员为了保护组织和机密，当场英勇牺牲了。”

康瑛深沉地看着赵一青，关切地：“老唐……？”

“他也很好。不过，他们在敌营，没有电台，与组织失去联系，处境是很困难的。”

“没有电台，许多重要情报就会耽误。”

“是啊，目前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，总部分析，敌人要

在华北和中原地区，与我们作几次较大规模的战略决战。在这关键时刻，我们要随时弄清敌人的动向，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，江波在春江这个点非常重要。因此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春江恢复电台。”

康瑛高兴地：“请组织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赵一青：“这次你到春江，可以见到方萍，她上个月从美国回来了。”

“噢！”康瑛欣喜地，“她现在……？”

“宣子奇从顾问团要她回来当翻译。小方出国几年镀了金，现在是阔太太，洋翻译，更神气了。听接线的同志回来，她一口英语讲得很漂亮，国民党是花了本钱把她培养成人才了，哈哈！这次你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

“打算让梅竹和你一道去。”

“她还年轻一些吧？那种环境……”

“可以锻炼嘛，带在身边有个伴，便于掩护。她会发报，是个好助手，可以作预备台。这次去，也好让他们父女见见面，孩子长这么大，还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样子。”

“梅竹还一直以为她爸爸在皖南牺牲了。”

“孩子大了，可以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对她说一说，对她会是一个很好的教育。”

夜。康瑛母女卧室。

油灯下，康瑛在收拾行装。她在包袱里拿出一块白竹布手绢，铺展在床上。手绢上绣有一枝梅花，旁有“傲霜斗雪”

四个字。

康瑛深情地看着手绢。少许，又下意识地拿出一面小镜子，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，又拿出梳子梳理了一下头发，但不久又放下镜子，从枕头下拿出一支手枪，认真地擦了起来。

房门轻轻推开，年轻女战士江梅竹走进来。

“妈，你还没休息？”

“给胶东和重庆的电报发出去了吗？”

“刚发完。”

“坐下，咱俩谈谈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梅竹挨着母亲坐下。“妈，有事吗？”

康瑛给女儿擦掉脸上的汗水，边给女儿拢着头发边说：

“你入党了，想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得很多很多。”

康瑛瞧着女儿天真俊秀的脸：“说给妈听听。”

“你不是常说我还是一棵幼嫩的苗苗吗？我要长粗长壮。”梅竹孩子般地天真。

“怎么长呢？”康瑛感兴趣地问。

梅竹想了想：“向老同志学习，向老党员学习。”她一头靠在妈妈肩上：“也向妈妈学习。”

康瑛深情地抚摸着女儿的头，尔后，从小镜子的玻璃夹层里取出一张小照片。

“梅竹，你认识吗？”

梅竹接看，摇头，又看，仍摇头。

“这是你爸爸。”

“啊！？”梅竹惊异不止，双手捧着照片，看了又看：“爸

爸!”梅竹一阵心酸:“妈,爸爸牺牲七、八年了,你怎么一直不给我看?”

“你爸爸没有牺牲。”

“什么?!没有牺牲?……妈!你……”

“是的,你爸爸一直活着!”

“真的!?那爸爸在哪里?”梅竹急不可待地攀着母亲肩头。

“在他自己的岗位上。”

“爸爸的岗位在什么地方?”

“在敌营。”

“敌营?!在哪个地方?”

康瑛看看女儿,摇摇头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梅竹失望地看着母亲,顺手拿起床上那块白手绢:“这手绢……?”

“这手绢有两块。”

“还有一块呢?”

“在你爸爸那里。”

梅竹急切地:“妈,究竟是怎么回事呀?”

“让我从头给你讲起吧。”康瑛起身关好门窗,回身坐在女儿身边:

“十多年前,我们红军在江西的时候,刚生下你不久,你爸爸就接受一项新任务……”

随着康瑛的画外音,我们看见:十七年前的江西苏区,山清水秀,松柏葱郁,楠竹挺拔……

村庄的墙上有“红军万岁”的标语。

年轻英俊的红军干部江波,迈着大步,风尘仆仆走进村

庄，走进一间设在民房里的办公室。

“报告！”江波进门敬礼。

赵一青迎了上去：“回来了！看你神色，就知道任务完成了。”边说边倒了一杯水给江波。

江波：“把五个同志护送到株州，找到了组织，送上火车，我才回来的。”

“很好。现在蒋介石又在调兵遣将，纠集几十万人马，发动新的围剿，想把苏区红军一口吃掉。”

“让我回部队？”

“组织上决定，派你打入敌营。”

“打入敌营？”

“对。通过社会关系，以合法身分打入敌人内部。你的入党介绍人唐正兴同志，一年前就钻进敌人师部当了伙伕，你去之后，他会帮助你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，有他在一起就好办了。”

“可不能依赖，要自己独立工作，应付恶劣环境。老唐年纪大了，打算把他抽回来。工作明天再详细谈，今天先休息，去电台看看康瑛。小伙子，当爸爸了，生了个女儿，不错。”

江波害臊地微微一笑。

发报室。

年轻的红军电报员康瑛，正在紧张地发报，在她身后不远的一张床上，睡着幼小的梅竹。

江波推门轻步走进，他没有惊动全神贯注的康瑛，走到

床前，轻手轻脚抱起襁褓中的梅竹。他欣喜激动，看看康瑛的背影，又端详着梅竹的小脸蛋，幸福地笑了。

康瑛发完最后一组电码，放下耳机，发现江波，又惊又喜：“你这个鬼人，吓我一跳。”说罢挨近江波坐下，温存地：“刚回来的？”

“嗯。”江波看着女儿，一个劲憨笑着。

“没吃东西吧？我去弄点来。”

“看到你，看到她，我就饱饱的了。”

“看你说的。”

“真的，你看，象不象我？”江波问。

“鼻子和嘴巴有点象我。”

“这下巴象我，这眼睛才象我呐！”

江波拿出小镜子照着自己的脸，看看梅竹，看看康瑛，又照镜子看看自己：“有点象我，又有点象你，嘿嘿，有意思！咳，这次我尝到当爸爸的滋味了。”

康瑛含情地一笑，嗔道：“看你……”

江波抱着梅竹，兴奋地在房内转了一个圈：“取名字了吗？”

“叫梅竹，是军长给取的。”

“哦，梅竹？！”

“军长说，江西的翠竹苍劲挺拔，高风亮节，和梅花一样值得赞颂。”

“梅竹！好，好名字。”江波逗着梅竹：“你听到没有？你的名字是陈毅军长给你取的！”

康瑛深情地看江波一眼：“你不是马上要走了么？”

“你已经知道了？”

一种惜别之情油然而起，康瑛默默地点头，没有正面看江波。

江波紧紧抱着梅竹，象怕别人抢走似的。

“孩子我会照应好的。”

“有机会我就回来看你们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？听赵处长讲，这次去的时间可能很长哩。”

“再长不过三、四年。等三年后我回来，”江波对着小梅竹：“你都可以喊爸爸了。咳，你听到没有？小家伙！你什么时候可以喊声爸爸呢？唔？”

康瑛看着面前的丈夫和女儿，欣慰地笑了。忽然，她想起什么，很快地从小包袱里拿出两块自绣的白竹布手绢，并排铺展在床上，一块绣的是苍劲的翠竹，旁有“高风亮节”四个字；另一块，绣的是一枝蜡梅，旁有“傲霜斗雪”四个字。

“由你挑选一块。”

江波喜孜孜地欣赏手绢：“这块是梅花，好看；这块是竹子，不错。梅花和竹子……噢，梅和竹，梅竹！有意思有意思。”

“这手绢可不许你给我丢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这是你的一片真情，对么？”

“对！它表达我们间的信任，尊重，勉励和期待。”

江波拿起绣有竹子的手绢，看着，仿佛在重新打量它的分量。

梅花手绢被梅竹拿在手上。她凝神注视，心潮激荡。

康瑛：“第三天你爸爸就走了，后来，在宣子奇师部当了

副官……”

某县城，敌师部。

火伏老唐正在后院洗菜。身为中尉副官的江波走来：“唐老头，去买两瓶酒、两听哈德门香烟。”江波拿一叠钞票交给老唐，轻声地：“明天三千人进剿麻山。”

“唔，新来的处长余维三是南昌督战团的，很狡猾，你要提防他。”

“好。这是我的党费。”

小街旁。周蝉化装成补鞋匠，正在修补鞋子。老唐提着菜篮走近，将一双皮鞋交给周蝉。

敌师部。

江波独自躺在摇椅里看报，师长太太走进。

“哎哟！累死我了。”

“太太回来了，今天太太一定手气好，该请客了。”

“还请客呢！不来接我，不怪你们就够面子了。”

“我以为你要多打几圈的。”

“老头子呢？”

“商会长请客，余处长陪他去吃酒了。”

“还请余维三？”

“商会长是请师长和太太的，因为你在陈县长公馆打牌，师长就叫他同去了。”

“脸皮厚！”

“余处长蛮会交际的。”

“全靠一张嘴巴，油头滑脑，讨厌！”

“敬礼！”门口卫兵喝叫声，余维三随宣子奇走进。

余维三向宣太太讨好：“商会长说，要专为太太补办一桌。”

“我没有那么厚的脸皮！”太太回敬一句。

余维三碰了个钉子，哭笑不得。

电话铃响。江波将话筒交给宣子奇。

“喂……是我，……什么？！……妈的！饭桶！”宣子奇气恼地摔掉话筒：“七营、八营进剿麻山失利，被陈毅全部装进了口袋，贺营长阵亡。”

余维三凑近：“我们出兵神速，为什么中途会遭伏击？这……奇怪！”

江波：“这说明陈毅主力在麻山。”

宣子奇看地图：“命令二团、三团进麻山！”

“是。”江波应声欲出。

“慢。”余维三阻止着：“师座，现在陈毅主力不在麻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共军善于声东击西，昨晚在麻山，打过贺营长之后早转移了。”余维三指着地图：“我看，我们应该进剿龙山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宣子奇一拍桌子：“命令去龙山。”

“是！”江波匆匆走出。

余维三望着出去的江波，说：“师座，这个年轻人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我是说师部的人，要……，他过去……？”

“哦，这没什么，是我汉口一位老朋友推荐来的，这么长时间，很本分。”

宣太太：“是我的亲戚，我姑妈家的，怎么样？”

“既然是太太的亲戚，又是师长亲信，那当然没说的。”

宣子奇：“不要疑神疑鬼的，这个人我清楚，你才来不久，告诉你，冬天彭泽乡下农民暴动，她家老父亲，全靠他救了命哩！”

余维三：“噢。”

太太一旁抢白：“哟，照这么说，我们师部还窝藏了共产党呀？”

“不，太太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

“余处长真是有心人呐，来了一个月，就挑剔出毛病了，再过半年，恐怕我这个瞧不起眼的太太也要吃官司坐班房罗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太太你误会了。”

宣子奇：“听她乱说，女人家懂什么。”

宣太太更不服气：“你懂，你能干，天天打红军，天天吃败仗。”说罢气冲冲入内室。

余维三啼笑皆非地摇着脑袋。

江梅竹坐在母亲身边，专注地听着。

康瑛：“搞内线工作不能有半点马虎，那种环境，敌人又很狡猾，一点疏忽大意，就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。那年我也被派到内线去，在一个电报局，从外围给你爸爸当助手，当时我们没有经验，大意了一下，结果闹出一场大乱子